

# 漢字、文讀與構詞層次

## —廈門話和汕頭話比較的啓示\*

郭 必 之\*\*

### 摘 要

本文以廈門話及汕頭話兩種閩南語涉及文讀形式的複合詞為例，試圖說明幾個和方言構詞層次有關的問題：(1) 構詞層次到底是怎麼樣形成的？(2) 漢字在文讀層形成的過程中擔當什麼角色？(3) 由文讀形式組成的複合詞和一般借詞有什麼不同？文章指出：漢字儘管不是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但由於大抵等同於語素，因此在構詞上的作用特別明顯。在方言中，文讀層正是以漢字作為單位，從共通語傳入的。文讀形式大多是黏著語素，不能單說，但只要能組成複合詞，就有機會存活下來。雖然文讀形式和借詞一樣都是外來的形式，但本質上有許多相異的地方。筆者把那些仿照共通語造出來的複合詞視為「詞形借詞」。閩南語的異讀豐富，一個字往往有兩、三個讀法，容易「仿製」出由不同層次組成的複合詞，如寫出來同樣是「飛機」，第一個成分廈門話唸[hui<sup>1</sup>]（文讀），汕頭話則唸[pue<sup>1</sup>]（白讀），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

**關鍵詞：**漢字、文讀、構詞層次、廈門話、汕頭話

---

2017年9月30日收稿，2018年1月9日修訂完成，2018年7月10日通過刊登。

\* 本文為研究計劃 CUHK11607916 的階段性成果，該計畫得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研究資助局贊助。初稿得到鍾蔚蘋博士的指正，對此筆者作出了一些針對性的修改，謹此一併致謝。

\*\*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

## 一、緣 起

筆者研究閩南語時，碰到一個問題：寫出來同樣都是「飛機」，廈門話的「飛」唸 [hui<sup>1</sup>]，而汕頭話則唸 [pue<sup>1</sup>]。這種現象背後有什麼含義？我們應該怎麼去理解？<sup>1</sup> 根據筆者手頭上的語料，廈門話、汕頭話「飛」字都有兩個讀法：廈門的 [pe<sup>1</sup>] 對應於汕頭的 [pue<sup>1</sup>]，來源於原始閩南語 (Proto-Southern Mǐn，以下或簡稱「PSM」) 的 \*puø<sup>1</sup>，體現了古非組字今讀雙唇塞音的超中古音特點 (陳章太、李如龍 1991: 4)，一般被稱為「白讀音」。廈門話和汕頭話「飛」的另一讀音都是 [hui<sup>1</sup>]。這個讀音的原始語的形式可以擬構為 \*hui<sup>1</sup>。它的聲母表明這個形式是中古以後從共通語傳入的。一般把這些形式叫做「文讀音」。儘管兩種讀音在廈門話和汕頭話裡都整齊地對應著，可是在「飛機」這個複合詞裡，兩種方言卻用了不同層次的讀音去表達「飛」這個語素。這例子告訴我們，漢語的「層次」(strata) 除了可以從語音的角度切入外，<sup>2</sup> 也可以從構詞層面加以分析。表一列出了廈門 (=「廈」)、汕頭 (=「汕」) 兩種方言「飛」的形式，以及由其組成的一些複合詞：

表一 廈門話及汕頭話「飛」的形式及其組成的複合詞<sup>3</sup>

	PSM	現代方言	複合詞詞例
文	*hui <sup>1</sup>	hui <sup>1</sup> (汕)	(人名用字)
		hui <sup>1</sup> (廈)	飛機、飛行、飛快
白	*puø <sup>1</sup>	pue <sup>1</sup> (汕)	飛去、飛機、飛行
		pe <sup>1</sup> (廈)	飛去、飛星(a)、飛虎(b)

1. 「飛星」[pe<sup>1</sup> ts<sup>h</sup>i<sup>1</sup>]：流星 (周長楫 2006: 155)。

2. 「飛虎」[pe<sup>1</sup> ho<sup>3</sup>]：鯨鯨 (周長楫 2006: 155)。

1 本文所採用的閩南語語料，凡不註明出處者即採自由張雙慶教授主持的研究計畫 CUHK 4001/02H，謹申謝忱。部分汕頭話的語料取自 2017 年 12 月的田野調查，隨文註出。聲調的標示方法：1- 陰平；2- 陽平；3- 陰上；4- 陽上；5- 陰去；6- 陽去；7- 陰入；8- 陽入。

2 經過了三十年的討論，漢語方言語音層次的研究已經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參看王福堂 (2005)、丁邦新主編 (2007)、侍建國 (2011)、王洪君 (2014) 等專著及其引述的相關文獻。

3 表一參考了周長楫 (2006: 155) 和鍾蔚蘋 (2016: 72) 的資料。

廈門話和汕頭話「飛」兩個形式的構詞能力並不一樣。汕頭話白讀形式的構詞能力較高，<sup>4</sup>而廈門話文讀形式的構詞能力則比汕頭話的強。「飛機」、「飛行」這些詞中的「飛」，汕頭話都用白讀形式，廈門話則用文讀形式。

學界很早就注意到閩南語文白形式與構詞的關係（如李如龍 1963），但深入的、全面的分析卻不多見。比較重要的有連金發（Lien 2001）。該文以臺灣閩南語為例，探討文白形式在構詞上的表現。文中所舉的例子，除了單純的文白異讀外，也有文白夾雜的個案（如「老」*lau*<sup>7</sup> [白讀]、*lau*<sup>2</sup> [半文半白]、*lo*<sup>3</sup> [文讀]），<sup>5</sup>甚至包括異源同義詞（如「儂」和「人」）。異讀形式和異源同義形式在構詞時或產生競爭（competition），或形成分工（division of labor），連文對這些情況都有精彩獨到的分析，大大開拓了「構詞層次」研究的視野。<sup>6</sup>鍾蔚蘋（2016）其香港城市大學的博士論文，兼及共時（synchronic）和歷時（diachronic）的論述。共時方面，作者比較了廈門話、汕頭話和海口話三種閩南語方言如何利用文白形式構詞，指出箇中異同，及嘗試說明造成差異的原因；歷時方面，她比對了 Douglas（1873）和當代的語料，分析了廈門話文白形式構詞的演變。

毫無疑問，上述作品為本文的撰寫提供了穩固的基礎。但本文的切入點和目的和他們的稍有不同。首先，筆者不會完全依賴傳統認識的文白異讀，而是以自己擬構的原始閩南語作為比較的標準。所謂「原始閩南語」，是根據泉州話、漳州話、大田話、揭陽話、潮陽話和雷州話六種現代閩南語方言的表現，通過比較法（comparative method）擬構出來的一套音韻系統。<sup>7</sup>這套系統理論上是所有現代閩南語方言的祖先。和它

---

4 在本文裡，「白讀」和「文讀」是語音單位，而「白讀形式」和「文讀形式」則是與之相應的構詞單位。

5 這幾個例子是直接從連文裡摘錄出來的。該文採用了教會羅馬字注音，這裡用斜體標出。

6 連金發（2000；Lien 2005）也給出了好些相關的例子，可以和 Lien（2001）並參。

7 本人的原始閩南語系統，詳見 Kwok（2018）。

的直系祖先原始閩語 (Proto-Mĭn) 一樣, 原始閩南語有豐富的語言層次。<sup>8</sup> 每個層次在各方言裡都擁有自己的對應規律, 不容相混。因此, 以原始閩南語作為基準, 能有效降低跨方言比較出錯的機會。舉例說, 鍾蔚蘋 (2016: 64) 討論「坐」字時, 認為汕頭話的 [tso<sup>4</sup>] 和廈門話的文讀 [tso<sup>6</sup>] 構成對應。事實上, 汕頭話的 -o 韻在原始閩南語裡有兩個來源: \*-o 和 \*-ø, 前者在廈門話裡反映為 -o, 後者在廈門話裡則反映為 -e。<sup>9</sup> 因此, 汕頭話的 [tso<sup>4</sup>], 既對應於廈門話的文讀音 [tso<sup>6</sup>], 也對應於白讀音 [tse<sup>6</sup>]。

其次, 本文著眼於跨方言的比較, 特別關注廈門話和汕頭話。我們一方面留意方言「構詞層次」參差的例子, 但也不會忽略對應一致的情形。選擇廈門話和汕頭話的原因, 是考慮到它們都有充足而可靠的語料 (周長楫 1998, 2006; 張曉山 2009; 鍾蔚蘋 2016 等), 而且兩種方言的發生學關係比較遠,<sup>10</sup> 又不存在語言接觸的條件 (兩地屬不同省分, 地理上也不算太接近), 應能代表不同方言在構詞上的個性。

本文的目的, 是通過比較廈門話和汕頭話幾組涉及文白形式的複合詞, 探索構詞層次前人較少留意的幾個方面, 包括:

1. 文讀形式和漢字的關係。見第二節;
2. 閩南語構詞層次形成的背景, 並嘗試「擬構」文讀層傳入時為方言構詞層面帶來的衝擊。見第三節;
3. 閩南語文讀形式給保存下來的方式, 指出當中的關鍵是人們把字當成語素處理, 這樣文讀形式便能進入複合詞中。見第四節;
4. 文讀形式和借詞 (loanword) 性質的比較。比方說, 我們能不能

8 Norman (1991: 338) 曾明確地指出: 「[I]f we set these literary readings aside and turn out attention to the basic lexicon of the everyday spoken language, we find a body of materials that is of immense interest to the historical linguist. This material is not at all of equal age... it basically consists of two different strata, the earlier one going back to Hàn times and the later one of Nánběicháo origin.」關於「原始語是否可以帶歷史層次」這一問題, 參看 Coblin (2015: 4-7) 的討論。

9 試比較: 「短」PSM \*tø<sup>3</sup>, 廈門 [te<sup>3</sup>]、汕頭 [to<sup>3</sup>]; 「螺」PSM \*lø<sup>2</sup>, 廈門 [le<sup>2</sup>]、汕頭 [lo<sup>2</sup>]。

10 在筆者的體系中, 閩南語最頂端的位置分為「北支」和「南支」兩個大支。廈門話屬於北支, 汕頭話則有南支的特點, 詳見 Kwok (2018) 第五章。

把以文讀形式（外來形式）造出來的詞直接叫做借詞？兩者又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是第二問的延伸。見第五節。

第六節是本文的結論，主要歸納了我們對閩南語構詞層次特點的觀察。閩南語大概是漢語方言中構詞層次樣式最豐富的方言（很大程度上和它擁有大量的文白異讀相關）。分析它的構詞層次，將有助於加深我們對構詞學、漢語方言學、語言接觸和漢字性質等領域的認識。

## 二、漢字和文讀的性質

漢字在構詞中到底充當什麼角色？它和詞到底有什麼關係？漢字還是詞才是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這些問題呂叔湘（1959）、趙元任（Chao 1968, 1975）、王洪君（1994）、朱德熙（2010: 28-31）等人都先後探討過，而徐通鏘（2008）提出「字本位」理論，把整個討論推向高潮。蔣紹愚（2015）對「字本位」及相關學說作了詳細而中肯的回顧。他對漢字的看法，可以簡單地歸納為下述幾點：

1. 「字」是中國人熟悉的社會心理單位（蔣紹愚 2015: 21），所以我們會說：「請你一個字一個字慢慢說」而不會說「請你一個詞一個詞慢慢說」。<sup>11</sup> 然而，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卻是「詞」而不是「字」；
2. 漢字主要是記錄語言的書寫單位。字和所記錄的語言單位有時是一對一關係，有時卻非常複雜（蔣紹愚 2015: 21-22）；
3. 漢字儘管不是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但它仍有巨大的作用，因為字所表達的語言學單位「語素」在漢語中十分重要（蔣紹愚 2015: 30）；
4. 漢字可以超時代、超地域。漢字雖然有表音成分，但它不與特定的語音聯繫。同一個字的唸法，古今可以不同，方言可以不同，但大家都認得是同一個漢字（蔣紹愚 2015: 36）。

11 趙元任（2002[1975]: 908）說：「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字』是中心主題，『詞』則在許多不同的意義上都是輔助性的副題，節奏給漢語裁定了這一樣式。」

蔣書的研究對象雖是古漢語，但對本文的撰作仍有很大的啟發，特別是 3、4 兩點，道出了文白形式構詞操作的基本要素。

首先簡單談一下文讀和漢字的關係。大家都知道白讀是方言固有的形式。至於文讀的形成，部分情況固然和鄰近權威方言的接觸有關，但更多例子相信是文化教育的結果。洪波、意西微薩·阿錯（2007）把前一種情況稱為「地緣性接觸」，把後一種情況稱為「治化教育性接觸」。前者可以舉汕頭話的「拳」[k<sup>h</sup>uŋ<sup>2</sup>]、「檀」[t<sup>h</sup>aŋ<sup>2</sup>]等字為例。這些字送氣的唸法有別於福建閩南語（比較：廈門話「拳」[k<sup>u</sup>n<sup>2</sup>]、「檀」[tan<sup>2</sup>]<sub>文</sub>/[tuã<sup>2</sup>]<sub>白</sub>），反而和粵語相似，比較廣州話「拳」[k<sup>h</sup>yn<sup>2</sup>]、「檀」[t<sup>h</sup>an<sup>2</sup>]。粵語是廣東省的優勢方言，而汕頭正好處於廣東的東端，因此潮汕一帶的閩南語有較大機會受到粵語的影響。<sup>12</sup>至於「治化教育性接觸」，洪波、意西微薩·阿錯（2007）的討論主要環繞著日本漢字音、朝鮮漢字音、越南漢字音等「漢字詞」（Sino-Xenic）和「壯漢語」。事實上，漢語方言的文讀音也完全屬於「治化教育」的產物。需要注意：文讀傳入方言的時候，是以漢字作為基礎單位的。楊秀芳（1991: 827）指出：

由於漢語有通行很廣的文字系統，又有韻書反切等的紀錄，弱勢方言借入文讀音後，只要借入的文讀音不零碎，能讓使用者把握到它的音韻系統，並學習到它的語音規則，往往在弱勢方言的語言社群中，還可以根據文字結構或韻書反切，自己拼讀出屬於這個系統的讀書音。

為什麼操弱勢方言的社群需要翻查韻書反切？這是因為他們要誦讀經典，要把經典中的字音準確地唸出來。「誦讀經典」是文讀傳播一個非常重要的途徑。福建的文化教育在宋代進入鼎盛時期，書院林立，狀元輩出。嘉祐年間（1056-1063）吳孝宗在《餘干縣學記》中寫道：「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

12 參考楊秀芳（1982: 500, 511）對潮州話相關現象的分析。我們之所以說這種現象導源於粵語、而不是官話的影響，主要考慮到它的地理分布。除粵東潮汕地區外，粵西雷州地區和海南的閩語也有類似的表現，如「拳」雷州 [k<sup>h</sup>ieŋ<sup>2</sup>]、海口 [xin<sup>2</sup>] (<\*k<sup>h</sup>-)。那些地區長期隸屬於廣東省（海南直至 1988 年才成省），而粵語是省內的權威方言。如果認為它們源於官話，將無法解釋為何這現象只局限在廣東，而不出現在福建。

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sup>13</sup> 文讀音相信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慢慢流行起來的。<sup>14</sup> 由此觀之，漢語方言文讀的興起和域外「漢字詞」的形成似乎沒有太大的差別。可以說，沒有漢字，漢語方言就不會產生文讀，文白異讀也無從談起。

### 三、閩南語文讀形式的形成和發展

文讀傳入方言時，一般會出現四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文讀以漢字作為單位，順利地在方言裡找到對應的形式。這種機制本文把它叫做「字形聯繫」。文讀通過「字形」和方言原有的形式架疊在一起，形成「文白異讀」，如表二的「樹」，白讀和文讀的最終來源都是一樣（但並不是說文讀來自白讀）：

表二 廈門話及汕頭話「樹」的形式及其組成的複合詞<sup>15</sup>

	PSM	現代方言	複合詞詞例
文	*su <sup>6</sup>	su <sup>4</sup> (汕)	樹立、樹敵
		su <sup>6</sup> (廈)	樹立、樹敵
白	*ts <sup>h</sup> iu <sup>6</sup>	ts <sup>h</sup> iu <sup>6</sup> (汕)	樹木、樹身、松樹
		ts <sup>h</sup> iu <sup>6</sup> (廈)	樹木、樹身、樹箸 (a)

「樹箸」[ts<sup>h</sup>iu<sup>6</sup> hioʔ<sup>8</sup>]：樹葉（周長楫2006: 218）。

「樹」字的兩個形式，在廈門話和汕頭話裡形成了相當整齊的分工：指植物的「樹」都用白讀所代表的語素（或詞），其他場合則用文讀所代表的語素。這時候我們會為原始閩南語的「樹」擬構兩個形式：\*ts<sup>h</sup>iu<sup>6</sup> 指「樹木」，\*su<sup>6</sup> 則用於「樹立」等複合詞上。這是文白形式分工一個典型的例子。

文白異讀之間的關係絕非恆久不變的。文讀形式有時會跟方言原有

13 這裡參考了劉海峰、莊明水（1996）對福建教育發展的描述。

14 原始閩南語的文讀層也反映了若干中古以後的特質，如「祠」、「思」、「自」等古精組字帶舌尖元音 \*ɿ。

15 表二參考了周長楫（2006: 218）、張曉山（2009: 553）和鍾蔚蘋（2016: 81-82）的資料。

的形式在詞彙層面上發生競爭。競爭的結果，可以是文讀形式勝出，可以是白讀形式把文讀形式淘汰掉，也可以是通過「雙向擴散」(bi-directional diffusion) 造成混合形式 (hybrid form) 等等。連金發 (Lien 2001) 對此已經作了詳盡的描述。筆者比較關注的是不同方言對於文白競爭的應對方式。舉「蓮」為例。參看表三：

表三 廈門話及汕頭話「蓮」的形式及其組成的複合詞<sup>16</sup>

	PSM	現代方言	複合詞詞例
(文)	*lian <sup>2</sup>	— (汕) lian <sup>2</sup> (廈)	— 蓮花、蓮藕
(白)	*nōi <sup>2</sup>	nōi <sup>2</sup> (汕) — (廈)	蓮花、蓮子、蓮藕 —

「蓮」在廈門話和汕頭話裡都只有一種讀法，但這兩種讀法並不對應。汕頭的 [nōi<sup>2</sup>] 源於原始閩南語的 \*nōi<sup>2</sup>。由這個擬構形式派生下來的，有泉州的 [nūi<sup>2</sup>]、揭陽的 [nai<sup>2</sup>]、海豐的 [nāi<sup>2</sup>]、海口的 [lai<sup>2</sup>] 等；廈門的 [lian<sup>2</sup>] 則源於原始閩南語的 \*lian<sup>2</sup>。這個形式演變為今天漳州的 [lian<sup>2</sup>]、大田的 [lian<sup>2</sup>] 和雷州的 [lieŋ<sup>2</sup>]。通過方言間的比較，我們知道 \*nōi<sup>2</sup> 是閩南本土的形式，\*lian<sup>2</sup> 屬外來層次。<sup>17</sup> 表三把前者處理為白讀，把後者歸入文讀，就是這個緣故。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廈門話和汕頭話用不同形式的「蓮」指稱 {蓮花}？筆者的辦法是為原始閩南語的「蓮」擬構兩個形式：\*nōi<sup>2</sup> 和 \*lian<sup>2</sup>。<sup>18</sup> 後者進入閩南語的時間雖然較晚，可是它應該在閩南語分裂為各支方言以前就已經存在了。\*nōi<sup>2</sup> 和 \*lian<sup>2</sup> 出現的環境本來應該有嚴格的區別，<sup>19</sup> 例如 \*nōi<sup>2</sup> 可能為單純詞的唸法，\*lian<sup>2</sup> 為複合詞「蓮花」中「蓮」的唸法。隨後這兩個形式在各種方言「蓮花」這複合詞中發生

16 廈門話的詞例參考了周長楫 (1998)。

17 「蓮」在不少閩南語方言 (如泉州、海豐、海口) 中還有文白異讀，白讀都來自 \*nōi<sup>2</sup>，文讀都來自 \*lian<sup>2</sup>，沒有例外。事實上，原始閩南語的 \*ōi 韻和 \*ian 韻是常見的文白異讀組合，如「肩」\*kian<sup>1</sup> (文) / \*kōi<sup>1</sup> (白)、「千」\*ts<sup>h</sup>ian<sup>1</sup> (文) / \*ts<sup>h</sup>ōi<sup>1</sup> (白)。

18 「花」在閩南語裡普遍有文白異讀，白讀來自 \*hue<sup>1</sup>，文讀則來自 \*hua<sup>1</sup>。「蓮花」的「花」一律只用白讀形式。

19 這種情況仍能在今天的泉州話中觀察得到。屬白讀形式的 [nūi<sup>2</sup>] 可組成「蓮花」、「蓮

競爭，互有勝負，以致出現了廈門話用 [lian<sup>2</sup>]、汕頭話用 [nōi<sup>2</sup>] 的局面。從這個例子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即使面對同樣的文白形式競爭，不同方言可以採用不一樣的處理。有些方言社群傾向使用白讀形式，有些傾向文讀形式，有些則形成分工。

文讀輸入的第二個情形，是文讀和訓讀字構成類似文白異讀的現象。前面說過，文讀是通過「字形」和白讀聯繫起來的。可是閩語從主流漢語分裂出來的時間比較久，有些詞的語源早已變得模糊不清，<sup>20</sup> 或者用了另一個漢字作為書寫單位（即「訓讀字」）。這些因素，不免都為「字形聯繫」帶來困擾。

訓讀字和字形所代表那個詞基本同義，但沒有語源上的聯繫。也就是說，字形只反映出該詞的語義，不反映語源。例如廈門話指「人」說 [laŋ<sup>2</sup>]，寫出來也是「人」，但真正的語源卻是「儂」（< PSM \*naŋ<sup>2</sup>）。訓讀形式和文讀形式屬「詞位變體」（allomorphs，參 Matthews & Yip 2001 及 Lien 2005），具備了構成類似文白形式競爭或分工的條件。造成這現象的直接原因，是「聯繫字形」的步驟出錯，即人們錯誤地把「儂」[laŋ<sup>2</sup>] 和「人」[lin<sup>2</sup>]（廈門音）當成正常的文白異讀，沒細心追究它們的語源。<sup>21</sup> 能不能直接把「儂」、「人」的關係說成是「語義聯繫」，而不是「字形聯繫」步驟出錯呢？不行。如果真的是「語義聯繫」發揮效用，許多同義詞或近義詞（如「赤」和「紅」、「毛」和「髮」）都應該會發展為文白異讀，但實情並非這樣。當一組同義詞語源清晰的時候，大家都知道它們代表著兩個不同的字，文白異讀形成的機會就會大打折扣。<sup>22</sup> 文白異讀形成的關鍵，還是在於「字形」。

子」等複合詞，文讀形式的 [lian<sup>2</sup>] 則只用於「寶蓮燈」一詞中。

20 由於閩南語裡實在有不少「本字不明」的詞，所以「識字」便成了語言社群的當務之急。黃謙在《彙音妙悟》的自序中便提到編纂該書的緣起：「乃客有曰：是編以字而正音，何如因音以識字，使農工商賈按卷而稽，無事載酒問字之勞乎？予喜其見解之闢，輯成一編。」（《詳註彙音妙悟》〈自序〉，頁 2b）「因音以識字」所強調的，正是把語源和字形聯繫起來的工作。即使到了今天，仍有不少閩南語研究者熱衷於「考本字」。

21 如 Douglas (1873: 182) 即把 *jîn*（即「人」）和 *lāng*（即「儂」）當成文白異讀處理。

22 誠如平田昌司（2016: 前言 1）所說：「漢語很突出的特點可能僅有一個：堅持全用

下面兩組例子，都是說明訓讀形式和文讀形式之間的分工和競爭關係。先看「層」和「田」（表四）：

表四 廈門話及汕頭話「層」、「田」的形式及其組成的複合詞<sup>23</sup>

	PSM	現代方言	複合詞詞例
文（田）	*t <sup>h</sup> ian <sup>2</sup>	t <sup>h</sup> ian <sup>2</sup> （廈）	田徑、丹田、田野
訓（層）	*ts <sup>h</sup> an <sup>2</sup>	ts <sup>h</sup> an <sup>2</sup> （汕） ts <sup>h</sup> an <sup>2</sup> （廈）	層岸、層洋、層 <sub>(=田)</sub> 徑、丹層 <sub>(=田)</sub> 層岸 <sub>(a)</sub> 、層蛉 <sub>(b)</sub> 、層洋 <sub>(c)</sub> 、層 <sub>(=田)</sub> 野

1. 「層岸」[ts<sup>h</sup>an<sup>2</sup> huā<sup>6</sup>]：田埂（周長楫1998: 222）。
2. 「層蛉」[ts<sup>h</sup>an<sup>2</sup> nī<sup>1</sup>]：蜻蜓（周長楫1998: 222）。
3. 「層洋」[ts<sup>h</sup>an<sup>2</sup> iū<sup>2</sup>]：「大片平坦的田地」（周長楫2006: 381）。

閩南語中表「田」的那個詞，以往的方言學著述中都寫成「塍」（如陳章太、李如龍 1991: 24，李如龍 2001: 284，周長楫 1998: 222，2006: 381），但最近的考據卻認為它的語源是「層」（Norman 1996: 31; Baxter & Sagart 2014: 33）。這裡暫依後一個說法，但不管是「塍」還是「層」，都和「田」沒有語源關係。表四顯示廈門話和汕頭話對「層」及其相應的文讀形式「田」有很不一樣的處理。廈門話「層」可作為單純詞使用，也見於閩南地區獨有的複合詞如「層岸」、「層蛉」等。「田」則較多用於借入的複合詞如「田徑」、「丹田」等。也有些複合詞處於過渡的地帶，既可用文讀，也可用訓讀，「田／層地」、「田／層野」（鍾蔚蘋 2016: 179）。汕頭話文讀形式已經消失了。<sup>24</sup> 當地人就把「層」直接當成「田」。於是，「田徑」、「丹田」都被說成「層徑」、「丹層」，甚至連姓「田」也變了姓「層」（「田」姓在閩南地區並不普遍）。汕頭話「層」這個訓讀形式的擴張，體現在兩方面：1. 它把來源於 t<sup>h</sup>ian<sup>2</sup>「田」

漢字書寫的原則，拒斥其他文字進入中文的體系裡，正字意識十分明確。」其實不少訓讀形式根本就是非漢語詞。說閩語的人把它們跟語義相近的文讀形式聯繫起來，構成類似文白異讀的現象，這跟「正字」思想脫不了關係。

23 表四參考了周長楫（1998: 222，2006: 381）和鍾蔚蘋（2016: 179）的資料。

24 我們也可以假設 \*tian<sup>2</sup>「田」這個形式從來沒在汕頭話裡出現過。但這個形式廣泛地見於閩南區（福建、粵西、海南）而且在語音上構成規則的對應，所以筆者認為它可以追溯到原始閩南語年代。

的文讀形式淘汰了；2. 它繼承了「田」字（更恰當的說法，是語素，參考前引蔣紹愚（2015）說第三點及第四節）的構詞功能。

有些個案比「層」、「田」來得更複雜，例如「懸」和「高」這一組（表五）：

表五 廈門話及汕頭話「懸」、「高」的形式及其組成的複合詞<sup>25</sup>

	PSM	現代方言	複合詞詞例
文（高）	*kau <sup>1</sup>	kau <sup>1</sup> （汕）	高速、高興、高價、高原
		kau <sup>1</sup> （廈）	高長 <sup>(a)</sup> 、高興、高跟鞋
白（高）	*ko <sup>1</sup>	ko <sup>1</sup> （汕）	（姓氏、地名）
		ko <sup>1</sup> （廈）	高價、高溫、高原、高麗菜
訓（懸）	*kuōi <sup>2</sup>	kūi <sup>2</sup> （汕）	懸下、懸 <sup>(=高)</sup> 矮、
		kuāi <sup>2</sup> （廈）	懸 <sup>(=高)</sup> 度 懸下 <sup>(b)</sup> 、懸 <sup>(=高)</sup> 手

1. 高長 [kau<sup>1</sup> ts<sup>h</sup>iaŋ<sup>2</sup>]：（身材）高大（周長楫2006: 282）。

2. 懸下 [kuāi<sup>2</sup> ke<sup>6</sup>]：高低、高下（周長楫2006: 561）。

閩語表「高」的那個詞的語源是「懸」，前人已有詳盡的考證（如李如龍 2001: 301- 302），寫作「高」（參見 Klöter 2005: 263）是訓讀字。有趣的是，閩南語本身也用「高」，並且有文白異讀：白讀來源於 \*ko<sup>1</sup>，文讀源於 \*kau<sup>1</sup>。<sup>26</sup> 這樣 \*kuōi<sup>2</sup>、ko<sup>1</sup>、kau<sup>1</sup> 三個形式便同時寄居在「高」字底下。和「層」、「田」比起來，「懸」、「高」在兩種閩南語裡的分工還是相對清晰的。「懸」常用作單純詞，或出現在「懸下」、「懸矮」等場合中。「高」的兩個形式多用於那些和共通語共用的複合詞中，如「高興」、「高溫」、「高尚」等。「懸」跟「高」只在「高/懸度」等少數複合詞中構成競爭。在本例裡，廈門話和汕頭話的最顯著差異不在於「懸」、「高」的關係，而是在於「高」字白讀形式和文讀形式的分工。注意閩南語裡其實也有「懸」字，廈門話唸 [hian<sup>2</sup>]，汕頭

25 表五參考了周長楫（1998: 79, 2006: 282、561）、張曉山（2009: 105）和鍾蔚蘋（2016: 183）。

26 閩南語 \*-au 韻可能糅雜了兩個歷史層次（參看樋口靖 1995），性質非常複雜。這裡暫時採用北京大學（2003: 189）對潮州話「高」字的作法，把來源於 \*-o 韻的字處理為白讀，把來源於 \*-au 韻的字處理為文讀。

話唸 [hian<sup>2</sup>]，俱屬文讀形式，出現在「懸空」、「懸殊」等複合詞中。由於人們根本不知道表「高」那個詞就是「懸」，所以「懸」[kuāi<sup>2</sup>]、[hian<sup>2</sup>]（舉廈門話為例）沒構成文白異讀。

文讀輸入的第三種情況，是方言中沒有相應的字可以聯繫。對方言而言，那些字都是「新字」。舉例說，「祝」、「續」、「屬」、「築」（俱源自 PSM \*-iok 韻）、「充」、「茸」、「終」、「絨」（俱源自 PSM \*-ioŋ 韻）八字在閩南語裡都缺乏文白異讀。從韻母的結構看來，它們都是文讀。<sup>27</sup> 翻開調查字表，發現同類的例子非常多，像「犯」（< \*-uam）、「法」（< \*-uap）、「罐」（< \*-uan）、「設」（< \*-iat）、「祠」（< \*-ɿ）、「森」（< \*-oŋ）等皆是。這批字之所以缺乏異讀，很可能是因為它們先天就沒有與之對應的白讀。如果這個推測無誤，那麼在文讀層形成以前，閩南語可能完全不用這批字的。這些新字隨著其他文讀一併進入閩南語裡。雖然是文讀形式，但已經有相當一部分流入口語之中，包括廈門話的「充皮」（人造皮）、「充盛」（充足）的「充」、「祝願」（滿足自己的願望）的「祝」，以及「設景」（耍弄花樣）的「設」（周長楫 1998: 290, 382, 366）。

最後一種情形：文讀和白讀完全同形，沒產生異讀，如廈門話「秋」[ts<sup>h</sup>iu<sup>1</sup>]、「絲」[si<sup>1</sup>]、「來」[lai<sup>2</sup>]、「走」[tsau<sup>3</sup>]即是。但這類例子都可以往上推到原始閩語層次，因此不難和第三種情形區分開來。

羅杰瑞（2007: 92）主張以「使用狀況」和「歷史來源」兩點去區分方言詞彙。從「使用狀況」的角度看，方言詞可分為「書面語詞」（learned words）和「口語詞」（colloquial words）；若從「歷史來源」的角度出發，方言詞則可分為「文傳詞」（literary words）和「俗傳詞」（popular words）。「口語詞」既有「俗傳詞」也有「文傳詞」，但「書面語詞」不是普通口語用的，所以一定不是「口語詞」。本節討論那些由文讀形式所組成的複合詞，部分可以出現在口語裡（如「丹田」），屬於文傳詞；也有些只會由受過中等教育以上的人才認識的（如「樹敵」），屬於書面語詞的範疇。

27 這些韻母都不能追溯到原始閩語層次。

#### 四、由文讀音到語素

討論至此，可能會有人提出質疑：古代中國的識字率非常低，一般人可能沒接受過什麼教育。文讀究竟是怎麼樣傳入一般百姓的口語裡去的？需要承認，在文白「配對」的過程中（不管「配對」是否真的符合語源），讀書人的確擔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儘管他們在古代社會中所佔的比例不高。因為在學校裡要誦讀經典，所以才會有文讀的冒起。

由書齋裡唸古書用的文讀音，發展到口語中複合詞的文讀形式，肯定不是一步到位的。我們可以把這過程分成三個階段：

1. 第一階段：說閩南語的讀書人爲了模仿共通語，於是在母語的基礎上創製出文讀音系統。那時候文讀音只限於讀古書，流通面非常狹窄，也不算真正進入閩南語的系統中，但至少已經穩固地建立了一套讀書人認可的字音。在這一階段裡，文讀的單位是「字」。它擁有語音上的地位，但不能構詞，沒有語法上的地位；
2. 第二階段：文讀不再局限在古書裡。在個別讀書人中，部分文讀形式以黏著語素的身分和其他語素組成了複合詞，再輾轉流入尋常百姓的口語中（地方戲曲在傳播的過程中擔當了重要的角色）。文讀本來只有語音地位，到了這階段它改以語素的身分進行構詞。這一轉化極其關鍵。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那是因爲漢字基本上等同於語素（呼應第二節引蔣紹愚說）。這種特質，使文讀形式獲得了構詞的可能。<sup>28</sup> 利用文讀形式構詞主要有兩個途徑：(1) 以共通語的複合詞作爲模版（template）去創製新詞，如本文一開始提到的「飛機」，還有「自然」、「大學」等。第五節對此會有詳細的討論；(2) 和白讀語素組成複合詞。這些複合詞基本上都是羅杰瑞（2007）所說的「俗傳詞」。「俗傳詞」裡竟然有文讀成分，看似矛盾，但筆者先前已強調過：文讀層早在原始閩南語分裂以前業已形成。表六是廈門話裡一些含文讀形式的「俗傳詞」（參考周長楫 2006）：

28 如果採用王洪君（1994）的觀點，把漢字直接看成為語音、文字和語法（大致）重合的單位，不用糾纏於「字」和「語素」的關係，那上述的轉化就更容易理解了。

表六 廈門話含文讀形式的「俗傳詞」

詞例	解釋	讀音	層次組合
有藝	有趣	u <sup>6</sup> ge <sup>6</sup>	白-文
沙腸	方格星蟲	sua <sup>1</sup> ts <sup>h</sup> ian <sup>2</sup>	白-文
行氣	發生效用	kiã <sup>2</sup> k <sup>h</sup> i <sup>5</sup>	白-文
叔公	叔祖	tsik <sup>7</sup> koŋ <sup>1</sup>	白-文
食食 <sup>29</sup>	食物	tsiaŋ <sup>8</sup> sit <sup>8</sup>	白-文
事尾	事情的結尾或事件結束後的影響	su <sup>6</sup> be <sup>3</sup>	文-白
淡薄	一點兒	tam <sup>6</sup> poŋ <sup>8</sup>	文-白
變天	天氣發生變化	pian <sup>5</sup> t <sup>h</sup> i <sup>1</sup>	文-白
半病	不中用、無能	puan <sup>5</sup> pi <sup>6</sup>	文-白
熱鼎	食物油放在鍋裡使熱或沸	liat <sup>8</sup> tia <sup>3</sup>	文-白

前文提到的「充皮」、「祝願」、「設景」也都屬這類例子。總括來說，除了那些讀過古書的人外，閩南語的文讀形式都是通過複合詞體現出來的。

3. 第三階段：那些不能進入構詞層面的文讀，隨著讀古書的傳統逐漸式微，就只剩下字音的軀殼，很容易遭受淘汰（Lien 2001: 329）。十九世紀末西方傳教士到達閩南地區時，為不少漢籍古書編纂了文讀的羅馬字注音本。書中大部分字音，現在都已經遺忘了。

## 五、文讀形式和借詞

兩種語言發生接觸，最常見的結果是詞彙借移，產生借詞。現在人們都知道漢語的「沙發」、「馬達」、「巧克力」等都是從印歐語借過來的。既然借詞和文讀形式的形成都牽涉到語言接觸，那麼它們是不是同一回事？如果不是，那兩者又有什麼關係？

漢語來自印歐語的借詞一般有四個特點（歸納自 Wiebusch & Tadmor 2009 的描述）：

29 這種用同一個字的白讀形式和文讀形式並列而成的複合詞，在廈門話裡並不罕見。參看李熙泰（1981）。

1. 從語義場 (semantic field) 的角度看, 借詞比例較高的包括文化詞 (例如跟宗教有關的詞彙)、科技詞, 以及跟動植物有關的詞彙;
2. 從語音上看, 受制於漢語單音節的特點, 不少借詞需要用超過一個音節才能譯出;
3. 從標寫方式看, 借詞有時採用現有的字, 如「阿司匹林」(aspirin)、「巴士」(bus)、「起司」(cheese)、「吉他」(guitar); 也有些會造新字, 如「鈾」(uranium)、「咖啡」(coffee)、「啤」(beer)、「泵」(pump) 等;
4. 就大多數多音節借詞而言, 單個音節並不承載意義, 只有把它們合在一起才能把完整的語義體現出來。可是, 我們也留意到有少數多音節借詞可以縮略為單音節並與漢語固有的語素組成複合詞, 如「巴士」可縮略為「巴」, 然後和「大」組成「大巴」; 「咖啡」縮略為「啡」後可以組成新的複合詞「黑啡」、「奶啡」(latte) 等。

漢語中源於日語的借詞, 在標寫方式上跟那些源自印歐語的很不一樣。日語和漢語都用漢字, 漢字順理成章成了詞彙借用時最主要的媒介。學者把這種借詞稱為「詞形借詞」(graphic loans)。<sup>30</sup>「詞形借詞」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屬於複合詞, 即涉及兩個或以上的漢字, 好像「革命」、「社會」、「衛生」、「解放」、「科學」、「瓦斯」等。它們還可以按最終來源分為幾個小類 (Wiebusch & Tadmor 2009: 592), 這裡不擬詳談。讀音是最值得留意的部分。來自印歐語的漢語借詞, 一般要模仿該詞在施惠語 (donor language) 中的讀音 (如「馬達」*mada* < motor、「巧克力」*qiaokeli* < chocolate), 但來自日語的借詞由於都是通過字形借入的, 所以依照漢語原來對該字的唸法讀出來便可, 不需要遷就日語的實際發音:

- 「革命」, 漢語: *geming* < 日語: *kakumei*
- 「社會」, 漢語: *shehui* < 日語: *shakai*
- 「衛生」, 漢語: *weisheng* < 日語: *eisei*

30 參見 Masini (1993)、趙堅 (Zhao 2006)、Wiebusch & Tadmor (2009: 591-593)。有些學者不把「詞形借詞」當成正式的借詞。

- 「解放」，漢語：*jiefang* < 日語：*kaiho*
- 「科學」，漢語：*kexue* < 日語：*kagaku*
- 「瓦斯」，漢語：*wasi* < 日語：*gasu*

在這批借詞中，「革」、「學」都沒有塞音韻尾，「解」、「學」的聲母都經歷了顎化，和普通漢字的唸法沒有分別。如果不作深究，根本不知道它們都是借詞。

以下分別從語義、讀音和構詞能力三方面比較一下借詞和文讀形式。這裡所講的「文讀形式」，可以理解為一個語素，或者一個構詞單位，而不是一個語音形式（參考註 4 及第四節第 2 點）。縱使借詞和文讀形式在許多方面並不對等，但比較可以深化我們對文讀形式性質的認識。

借詞有明顯的語義傾向。在一般情況下，基本詞不太容易被借移。文讀的形成是以漢字作為基礎的，和語義無關。表七列出的都是斯瓦迪什（Swadesh 1952, 1955）定義的基本詞。這些基本詞所代表的漢字，大部分在兩種閩南語方言裡都有文讀形式，並且往往能上推至原始閩南語年代（即文讀形式也出現在其他閩南語方言中）。注意表中列出的漢字有些是訓讀字（如「多」）。不過民眾普遍都把訓讀形式和文讀形式歸在同一個漢字底下。

表七 部分基本詞所代表的漢字在兩種閩南語中的文白異讀

	PSM	廈門	汕頭
我	*ŋo <sup>3</sup> (文)	ŋɔ <sup>3</sup> (文)	—
‘I’	*gua <sup>3</sup> (白)	qua <sup>3</sup> (白)	ua <sup>3</sup> (白)
—	*it <sup>7</sup> (文)	it <sup>7</sup> (文)	ik <sup>7</sup> (文)
‘One’	*tsuk <sup>8</sup> (訓)	tsit <sup>8</sup> (訓)	tsek <sup>8</sup> (訓)
二	*di <sup>6</sup> (文)	li <sup>6</sup> (文)	zi <sup>4</sup> (文)
‘Two’	*nō <sup>4</sup> (訓)	nn <sup>6</sup> (訓)	nō <sup>4</sup> (訓)
多	*to <sup>1</sup> (文)	to <sup>1</sup> (文)	to <sup>1</sup> (文)
‘Many’	*tsoi <sup>6</sup> (訓)	tsue <sup>6</sup> (訓)	tsoi <sup>6</sup> (訓)
大	*tai <sup>6</sup> (文)	*tai <sup>6</sup> (文)	tai <sup>4</sup> (文)
‘Big’	*tua <sup>6</sup> (白)	*tua <sup>6</sup> (白)	tua <sup>6</sup> (白)

長 'Long'	*ts <sup>h</sup> iaŋ <sup>2</sup> (文2)	—	ts <sup>h</sup> iaŋ <sup>2</sup> (文2)
	*tioŋ <sup>2</sup> (文1)	tioŋ <sup>2</sup> (文1)	—
	—	tio <sup>2</sup> (白2)	—
皮 'Skin'	*tō <sup>2</sup> (白)	<u>ti<sup>2</sup> (白1)</u>	<u>tuŋ<sup>2</sup> (白1)</u>
	*p <sup>h</sup> i <sup>2</sup> (文)	p <sup>h</sup> i <sup>2</sup> (文)	p <sup>h</sup> i <sup>2</sup> (文)
	*p <sup>h</sup> uø <sup>2</sup> (白)	<u>p<sup>h</sup>e<sup>2</sup> (白)</u>	<u>p<sup>h</sup>ue<sup>2</sup> (白)</u>
耳 'Ear'	*du <sup>3</sup> (?) (文)	nī <sup>3</sup> (文)	zu <sup>3</sup> (文)
	*hi <sup>6</sup> (白)	<u>hi<sup>6</sup> (白)</u>	<u>hi<sup>6</sup> (白)</u>
毛 'Hair'	*mau <sup>2</sup> (文2)	—	māu <sup>2</sup> (文)
	*mo <sup>2</sup> (文1)	mō <sup>2</sup> (文)	—
	*mō <sup>2</sup> (白)	<u>bi<sup>2</sup> (白)</u>	<u>mō<sup>2</sup> (白)</u>
蛋 'Egg'	*tan <sup>5</sup> (文)	tan <sup>5</sup> (文)	taŋ <sup>5</sup> (文)
	*nō <sup>4</sup> (訓)	<u>ni<sup>6</sup> (訓)</u>	<u>nuŋ<sup>4</sup> (訓)</u>
食 'Eat'	*sit <sup>8</sup> (文)	sit <sup>8</sup> (文)	—
	*tsia <sup>7</sup> (白)	<u>tsia<sup>7</sup> (訓)</u>	<u>tsia<sup>7</sup> (白)</u>
識 'Know'	*sik <sup>7</sup> (文)	sik <sup>7</sup> (文)	sek <sup>7</sup> (文)
	*pat <sup>7</sup> (訓)	<u>pat<sup>7</sup> (訓)</u>	<u>pak<sup>7</sup> (訓)</u>
雨 'Rain'	*u <sup>3</sup> (文)	u <sup>3</sup> (文)	u <sup>3</sup> (文)
	*hou <sup>4</sup> (白)	<u>ho<sup>6</sup> (白)</u>	<u>hou<sup>4</sup> (白)</u>
寒 'Cold'	*han <sup>2</sup> (文)	han <sup>2</sup> (文)	haŋ <sup>2</sup> (文)
	*kuā <sup>2</sup> (白)	<u>kuā<sup>2</sup> (白)</u>	<u>kuā<sup>2</sup> (白)</u>
名 'Name'	*miŋ <sup>2</sup> (文)	biŋ <sup>2</sup> (文)	meŋ <sup>2</sup> (文)
	*miā <sup>2</sup> (白)	<u>miā<sup>2</sup> (白)</u>	<u>miā<sup>2</sup> (白)</u>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儘管這些基本詞所代表的字大部分都有文讀形式，但那些文讀形式完全沒有取代反映基本語義的白讀 / 訓讀（表中粗體和有底線的形式代表基本詞的唸法），而是和原來的形式構成分工，如「一」的訓讀（本字為「蜀」，參考李如龍 2001:304-305）表基數（cardinal number），文讀「一」則表加前綴「第」表序數（ordinal number）；又如「落雨」（下雨）的「雨」要用白讀形式，文讀形式只限於「穀雨」等複合詞上。屬於同一類型的例子還有表二的「樹」。也就是說，文讀形式在基本詞的語義範圍內仍然難以撼動白讀形式的地位。文讀形式是黏著語素，只用於個別含有基本詞所代表漢字的複合詞中。

方言文讀形式剛形成的時候應該和施惠語的讀音相去不遠。可是隨

著時間的發展，施惠語和受惠語（recipient language）的語音都無可避免地經歷了巨大的變化。現在方言利用漢字系統吸收新詞，情況有點像現代漢語吸收來源於日語的「詞形借詞」，看不到施惠語的語音特點（參考第二節引蔣紹愚說的第 4 點）。本文一開始提到的「飛機」肯定是從現代漢語借過去的。如果單看讀音，很難想到廈門話 [hui<sup>1</sup> ki<sup>1</sup>] 和共通語北京話 [fei<sup>1</sup> tci<sup>1</sup>] 之間的聯繫。

如果撇除「~化」、「~性」、「可~」這一類形態句法借移不算，借詞都可以在口語裡單獨使用。相反，文讀形式絕大部分都是黏著語素（尤其是那些有相應的白讀或訓讀的例子），只能出現在複合詞中（Lien 2001），如表七廈門話「我」唸 [ŋɔ̃<sup>3</sup>] 時可構成「自我」、「大」讀 [tai<sup>6</sup>] 時可構成「偉大」，可是 [ŋɔ̃<sup>3</sup>]、[tai<sup>6</sup>] 本身都不能單說，它們需要通過構詞才能出現在口語裡。借詞本身就是詞了，因此不用經過構詞這個手續。

上述的討論，引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閩南語的「飛機」算不算借詞？筆者認為它和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借詞類近，是「詞形借詞」。借移的過程大致是這樣的：施惠語（共通語）的詞彙通過文教和各種媒體讓受惠語（各種方言）使用者看到。受惠語使用者看到的是施惠語的詞形，也就是漢字，於是直接用自己的方言把那些字唸出來，造成了「詞形借詞」。閩南語複雜之處，在於它有極豐富的文白異讀。代表詞形的漢字若有不同的唸法，方言社群在借用時就可能會出現變異（variation）。<sup>31</sup> 現在我們把兩種閩南語作比較，不對應的情況就更顯著了：「飛機」的「飛」，廈門用文讀、汕頭用白讀；「蓮花」的「蓮」亦如是。「田徑」的「田」，廈門用文讀形式，汕頭則用訓讀形式「層」。這些無疑都是構詞層次上「雙向擴散」（參考 Lien 2001）的例子。相對地，詞彙借用是以整個詞作為單位的。無論漢語的日語借詞、抑或是少數民族的漢語借詞，各音節成分都是屬於同一層次，不會出現「跨層次」的組

31 這種現象在閩南語中是相當普遍的，如汕頭話「幾十」既可讀 [kua<sup>3</sup> tsap<sup>8</sup>] 或 [kui<sup>3</sup> tsap<sup>8</sup>]，也可讀 [ki<sup>3</sup> tsap<sup>8</sup>]。前二者是老派讀法，後者是年青人較常採用的讀法；又如「放棄」，既可唸 [paŋ<sup>5</sup> k<sup>h</sup>i<sup>5</sup>]，也可唸 [huan<sup>5</sup> k<sup>h</sup>i<sup>5</sup>]；「長久」其中一個讀法是 [ts<sup>h</sup>iaŋ<sup>2</sup> ku<sup>3</sup>]，另一讀法是 [tuŋ<sup>2</sup> ku<sup>3</sup>]（材料取自田野調查）。之所以有這種情況，似乎只能歸因於漢字的影響。

合。沙加爾、徐世璇 (Sagart & Xu 2013[2001]: 75-76) 甚至針對哈尼語的漢語借詞，提出了「一致性原則」：

在一個整體借進的多音節借詞中，各音節都是非語義成份，因此所有音節的聲母、韻母、聲調對應都處於同一個層次。

看過上面的例子，便知道「一致性原則」並不適用於漢語方言。<sup>32</sup> 違反這原則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漢語構詞的單位——語素——是由漢字表達的，而漢字本身有文白異讀。

## 六、總 結

和以往討論漢語方言文白異讀、爬梳歷史層次的論述不同，本文是從文讀層形成的角度切入，觀察閩南語的文讀形式、白讀形式和訓讀形式在構詞層面上的互動，並指出了文讀形式在強大的競爭壓力下的「存活之道」——以黏著語素的身分和其他語素組成複合詞。其中一類複合詞是仿照共通語的複合詞創製出來的，也就是用同樣兩個 / 幾個漢字所代表的語素構詞，如「飛機」、「樹敵」等。閩南語的異讀豐富，一個字往往有兩、三個讀法，因此容易造成「複合詞由不同層次成分組成」的現象。通過和不同類型的借詞比較，筆者認為閩南語這種複合詞屬於「詞形借詞」，和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借詞異曲同工。

本文的主題由「漢字」、「文讀」和「構詞層次」三個元素構成。它們三者之間其實有遞進的關係：漢字是文讀的載體，也是文讀形成的關鍵，而文讀形式則要通過構詞才能存活下來。漢字在整個過程中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這呼應了前引蔣紹愚 (2015) 第三點意見：「漢字儘管不是漢語的基本結構單位，但它仍有巨大的作用，因為字所表達的語

32 我們並不是說兩種閩南語裡沒有層次一致的外來複合詞。事實上，這類複合詞相當多，如汕頭話的「大學」[tai<sup>6</sup> hak<sup>8</sup>] (另有 [tua<sup>6</sup> oŋ<sup>8</sup>] 一詞，寫出來也是「大學」，指「辛勤學習」，屬俗傳詞)、「指向」[tsi<sup>3</sup> hiaŋ<sup>5</sup>]、「寒假」[haŋ<sup>2</sup> kia<sup>5</sup>]、「丈夫」[tsiaŋ<sup>5</sup> hu<sup>1</sup>] 和「相通」[siaŋ<sup>1</sup> t<sup>h</sup>oŋ<sup>1</sup>] 等 (皆取自田野調查記錄)。這裡只是強調：由於漢字的使用，漢語方言裡容許層次不一致的複合詞，閩南語尤其多。

言學單位『語素』在漢語中十分重要。」

語言學研究講求規律的提取，但本文所討論的現象好像沒什麼規律可言。其實未必。方言使用者對於複合詞中語素文、白形式的選擇，可能受年齡、教育程度、生活經驗等諸多因素影響。要徹底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執行社會語言學調查。<sup>33</sup>這也是我們日後努力的方向。

最後我們談一下本文對漢語方言調查帶來的一些啓示。方言調查在過去半個世紀出現了兩種主流意見：其一是依賴調查字表，強調字音和《切韻》音系的對應；另一種則主張放棄字音，盡量搜羅口語詞和俗語。用羅杰瑞（Norman 2007: 92）的話說，這一派研究的是「從祖宗八代一代代口傳下來的詞語」。從歷史擬構的角度而言，採用後一個觀點是無可厚非的。可是，如果真的不顧字形，那便可能會忽略了「構詞層次」的問題。「構詞層次」不單出現在閩南語裡，也可以在其他漢語方言，甚至整個漢字圈裡觀察得到，<sup>34</sup>不能說不重要。我們認為：方言調查應該有更大的包容性，容許存在不同的取向。本文所調查的，是漢字在閩南語文讀形式構詞過程的功效，因此漢字由始至終都擔當主角。

## 引用書目

### 一、近人論著

丁邦新主編 2007 《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王洪君 1994/2015 〈從字和字組看詞和短語——也談漢語中詞的劃分標準〉，《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王洪君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328-352。

王洪君 2014 《歷史語言學方法論與漢語方言音韻史個案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福堂 2005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與層次》（修訂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33 連金發（Lien 2001）已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陶寰、史濛輝（2017）提出「語素透明度」的概念也很值得留意。

34 據筆者所知，至少日語的漢字詞就有類似閩南語「構詞層次」的現象，如「京都」的「京」用吳音 *kyō*，但「京阪本線」的「京」（同樣指「京都」）則用漢音 *kei*。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 2003 《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 （日）平田昌司 2016 《文化制度和漢語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朱德熙 2010 《語法分析講稿》，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呂叔湘 1959/1999 〈漢語裡「詞」的問題概述〉，《漢語語法論文集（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359-369。
- 李如龍 1963 〈廈門話的文白異讀〉，《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3.2（1963.5）：57-100。
- 李如龍 2001 〈閩方言的特徵詞〉，《漢語方言特徵詞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頁 278-337。
- 李熙泰 1981 〈廈門方言的一種構詞法〉，《方言》1981.4（1981.12）：289-294。
- 侍建國 2011 《歷史語言學：方言比較與層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周長楫 1998 《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周長楫主編 2006 《閩南方言大詞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洪波、意西微薩·阿錯 2007 〈漢語與周邊語言的接觸類型研究〉，《南開語言學刊》2007.1（2007.6）：23-35。
- 徐通鏞 2008 《漢語字本位語法導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張曉山 2009 《新潮汕字典》（第二版），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連金發 2000 〈構詞學問題探索〉，《漢學研究》18 特刊（2000.12）：61-78。
- 陳章太、李如龍 1991 《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 陶寰、史濛輝 2017 〈危險的跳躍：語碼轉化和語素透明度〉，《語言研究集刊》17（2017.2）：135-150。
- 黃謙 1800 《詳註彙音妙悟》，收錄於洪惟仁主編（1993）《閩南語經典韻書彙編·泉州方言韻書三種》，臺北：武陵出版公司。
- 楊秀芳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楊秀芳 1991 〈論文白異讀〉，收錄於《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頁 823-849。
- 鄒嘉彥、游汝杰 2001 《漢語與華人社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趙元任，王洪君譯 1975/2002 〈漢語詞的概念及其結構和節奏〉，收錄於《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890-908。
- 劉海峰、莊明水 1996 《福建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蔣紹愚 2015 《漢語歷史詞匯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
- （日）樋口靖 1995 〈關於閩南話中效攝一等字的文白異讀〉，《中國語文研究》

11 (1995.10): 75-90。

- 鍾蔚蘋 2016 「閩南語文白異讀與構詞的互動：以廈門、汕頭、海口三點為例」，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美) 羅杰瑞 (Norman, Jerry) 2007 〈漢語方言田野調查與音韻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2 (2007.3): 91-94。
- Baxter, William H. & Laurent Sagar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o, Yuen-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blin, W. South. 2015. *A Study of Comparative Gàn*.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Douglas, Cars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übner & Co.
- Klöter, Henning. 2005. *Written Taiwanes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Kwork, Bit-chee. 2018. *Southern Min: Comparative Phonology and Subgrouping*.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Lien, Chinfa. 2001. "Competing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In Hilary Chappell, *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09-339.
- Lien, Chinfa. 2005. "Phonological and lexical strata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In Dah-An Ho & Ovid J.L. Tzeng, *POLA Forever: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on His 70<sup>th</sup> Birthday*.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pp. 195-225.
- Masini, Federico. 1993.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s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6.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 Matthews, Stephen & Virginia Yip. 2001.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Cantonese grammar: the Structure and Stratification of Relative Clauses." In Hilary Chappell, *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66-281.
- Norman, Jerry. 1991. "The Min dialec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William S.-Y. Wang,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3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pp. 325-360.

- Norman, Jerry. 1996. "Tonal development in the Jenchyan dialect." *Yuen Ren Society Treasury of Chinese Dialect Data* 2: 7-41.
- Sagart, Laurent & Shixuan Xu. 2001. "History Through Loanwords: the Loan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Hani and Chinese,"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30.1: 3-54。漢譯本：〈哈尼語中漢語借詞的歷史層次〉，收入（法）向柏霖、藍慶元主編，《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漢語借詞的歷史層次》，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66-96。
- Swadesh, Morris. 1952. "Lexico-statistic Dating of Prehistoric Ethnic Contact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96: 452-463.
- Swadesh, Morris. 1955. "Time Depths of American Linguistic Grouping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3: 361-377.
- Wiebusch, Thekla & Uri Tadmor. 2009. "Loanwords in Mandarin Chinese." In Martin Haspelmath & Uri Tadmor, *Loanwords in the World Languages: A Comparative Handbook*.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575-598.
- Zhao, Jian. 2006. "Japanese loanwords in Moder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4.2: 306-327.

## The interfaces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literary readings and morphological strata: The cases of Xiàmén Mǐn and Shàntóu Mǐn

Kwok Bit-Chee\*

###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iders morphological stratific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through examining compound words in Southern Mǐn ('SM') literary readings. More specifically, it addresses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the Xiàmén and Shàntóu varieties of SM including (1) the formation of morphological strata; (2) the rol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formation of literary strata; and (3)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mpound words made up of literary forms and loanwords.

We argue that a character in Chinese is not merely a written unit. It is the equivalent of a morpheme. In the two varieties of SM examined, the literary strata represent layers of character readings resulted from contact with Standard Chinese. While most literary readings have been phased out due to the decline of interests in reading the classics, a small number of them have survived and became part of compound words functioning as morphemes. Today,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Standard Chinese words such as 丈夫 'husband' and 飛機 'plane' can be found replicated in SM, thanks to Chinese characters. Whether these words were made up of two literary forms or one literary form plus one colloquial form is not always consistent throughout the two dialects. Compound words with literary elements are classified as 'graphic loans', similar to those imported from Japan in the last century.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 literary reading, morphological strata, Xiamen dialect; Shantou dialect

---

\* Kwok Bit-Che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